

者也因此在唐宋时期成为江南重要的贸易港口，被人誉为“小杭州”。

1843年上海开埠。一些外国人通过吴淞江行船至苏州。他们称吴淞江为“通往苏州的河”。“苏州河”之名逐渐流行。

英国人在黄浦江、苏州河、洋泾浜江河交汇处划定了英租界的势力范围。这片水网纵横的四通之地势必成为货通天下的贸易中心。继英租界之后，美国人在苏州河北岸设立了美租界。英美租界1863年合并成了公共租界。

因为公共租界就设立在苏州河畔，这里就成了上海最洋气的地方。以当年的礼查饭店（如今的中国证券博物馆）为例，中国第一盏电灯在这里亮起、西方马戏团在这里首演、中国第一部电话在这里接通……

与此同时，因为受到租界外商洋行的影响，苏州河沿岸也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——1912年，来自无锡的荣宗敬、荣德生兄弟在苏州河北岸如今的苏河湾一带创办福新面粉厂；1916年，在苏州河南岸如今的陕西北路一带，杨济川、叶友才、袁宗耀合伙创办华生电器制造厂，成为中国第一家能生产电风扇的民族工业企业；1946年，吴蕴初在沪西苏州河北岸陈家渡附近设厂房，生产佛手牌天厨味精……

而1916年诞生于北苏州路470号的上海总商会，始终怀着“国”的责任，从提倡国货、实业兴国，到一次次在山河破碎中挺身而出。

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正是当年苏州河畔租界林立、华洋杂处的格局，奠定了上海“海纳百川”的城市气质。

文脉线索的流淌

苏州河不仅见证着上海的工商史，更流淌着这座城市的文脉线索。

今中山公园一带旧名“吴家宅”，是以吴姓人集中居住而得名的一个自然村落。据记载，1879年，美国基督教圣公会购进了吴家宅北端临苏州河的一块地，并将圣公会在虹口的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迁往新址，成立圣约翰书院，它就是圣约翰大学的前身。

而圣约翰书院所在的吴家宅湾，曾建了一座小万柳堂，主人是近代史上被尊为“英杰”的廉泉及其夫人吴芝瑛。廉泉是

清光绪年间的礼部郎中，与孙中山关系密切，后辞官回乡，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。夫人吴芝瑛是“曾（国藩）门四弟子”之一的吴汝纶的侄女，和秋瑾是好友。而小万柳堂珍藏了廉泉吴芝瑛夫妇珍藏的书画，两人接待文人墨客至此参观，这里也一度成为上海文化人的“沙龙”。

苏州河上的书卷气，还来自于出版界。1902年，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迁至苏州河畔的宝山路。22年后，商务印书馆出资建造了5层的东方图书馆，被誉为“亚洲第一图书馆”，巅峰时期曾藏书46万册。1927年3月，东方图书馆曾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，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。令人遗憾的是，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，东方图书馆被日寇焚毁，商务印书馆30多年收集的大量中外图书杂志均付之一炬。

除了留存的书卷气和红色记忆，苏州河也在上海戏曲界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早年，许多来沪闯荡的人都是坐船来的。苏州河畔福建路桥（旧称老闸桥）边的老闸戏院，就是上海越剧发祥地，一群群坐着乌篷船从绍兴来的女孩在此登台。袁雪芬、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徐玉兰、王文娟等越剧名家当年都在此唱红成名。

从象牙塔到名人堂、从出版界到戏曲界，静静流淌的苏州河彰显着上海的文化影响力——包容度高、思想多元，文化底蕴深厚。

苏州河岸的“东方艺术品”

在全球文化趋势下，东方文化的责任与使命，是引领家国精神与世界沟通，构建文化自信。而当下的苏州河，不仅是城市空间划分与融合的地理边界，更是上海文化生活与人文情感重要的空间载体，是关于这座城市空间呈现与文化想象至关重要的意象符号。

以2021年第四季度预计入市的苏河望为例，这个由建发房产、融创中国和融政携手开发的项目，代表上海的一种东方文化审美，通过创造时代与文化联结的生活场景，将人居作品化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，向世界展现一种东方自信。苏河望以“东方艺术品”为精神内核，将望族精神、传承礼序、文化遗产融会一体；以中国文化遗产“苏州艺圃”为蓝本，从规划布局到建筑形体，都遵循东方建筑美学的传统。

苏州河是上海的血脉和记忆，也是上海人的精神家园和守望地。而苏州河岸的苏河望，不仅是东方审美的高度呈现，也是面向世界的全新文化符号。📍